

走近「話劇九人」 民國知識分子系列 訴說清淺與厚重



◆《雙秤記》的主線是三個男人的獄中一夜。 ◆《雙秤記》中的女性角色同樣出彩。
烏鎮戲劇節提供

「話劇九人」是近年來內地炙手可熱的創作團隊，其發源於北大，自2012年至今，從非職業劇社走向職業劇團，已經經歷了10個年頭。劇團所創作的「民國知識分子」系列叫好又叫座，《四張機》、《春逝》和《雙秤記》等作品，在將社會命題濃縮於思辨性的內容中，充滿文學趣味的文本與對知識分子風骨的映照，都虜獲了觀眾的心。

自2021年在烏鎮戲劇節上演《春逝》後，話劇九人在早前再次造訪烏鎮，帶來《雙秤記》。話劇九人的編劇、導演及創立者朱虹璇坦言，這是最喜歡的作品。「雙秤記，兩盤棋，一盤現實中未完的棋，一盤理念與信仰縱橫的棋局。」

◆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

《雙秤記》的烏鎮首演夜結束時已是凌晨，深夜看戲的觀眾們緩緩離開劇場時，還沉浸在劇終曲《聽雨》的歌詞中，「終於有人識別我破綻」。

《雙秤記》是話劇九人成立十年推出的大戲，2021年首演後，目前豆瓣評分達到9.0分。故事講述的是民國二十二年春，發生在南京江寧一次庭審前夜，獄中的程無右明日就要被開庭審判，友人盧泊安深夜來訪，為他帶來了一位意想不到的辯護律師、昔日故交朗世鵬。三個少年時曾是無話不談的知己、棋友和對手，卻在二十年間彼此疏離反目。一盞燈，兩盤棋，三位舊友，二十年世事激盪匯聚於一夜的獄中交鋒，以下棋為線索，串聯起三個進步青年到中年二十年的恩仇，正是民國知識分子和而不同的註腳，也是患難時分情義的盡現，一句「為君風露立中宵，也是應當。」久久迴盪在劇場中。

此次烏鎮戲劇節也是《雙秤記》在長三角地區的首演，朱虹璇在參加烏鎮戲劇節小鎮對話《新劇本創作》中坦言，《雙秤記》創作於2020年3月，那時疫情剛爆發，她每天在網上衝浪，看到很多不同立場的聲音。「有天我看到公眾號裏一篇文章，講的是1933年的陳獨秀『危害民國案』。這個案子很有意思，講的是陳獨秀下獄以後，給他出任辯護律師的章士釗，是和他已經絕交多年，並且在報紙上被他痛罵多年的一位朋友。就是大家已經或敵或友20年，但是到下獄的那一刻，朋友千里奔來救你。這個故事給了我很大的靈感，所以就創作了《雙秤記》。」

雙線並行 男女對照

《雙秤記》、《春逝》、《對稱性破缺》還

有《四張機》，這四部已經排出來的民國系列戲，在朱虹璇心目中排第一的就是《雙秤記》。

「《雙秤記》在寫的時候下筆很慎重，我很明確知道我要寫什麼。《春逝》像是撕開了歷史的一個窗戶紙上的一個小角，是晴日共剪窗下面的一點樹影，是這樣一個清淺的東西。《雙秤記》則是20年的時空，三位男青年，從男青年長到了男中年，選擇了不同的立場和道路，中間又經歷了國家非常多的變化，所以它是一個特別大特別厚的東西。」

朱虹璇在寫《四張機》和《春逝》的時候，寫的都是單一場景、密閉空間，是非常典型的三一律創作。但是寫《雙秤記》的時候，因為涉及到了20年的時空變化，她一開始就很確定知道要寫兩條線，主線在監獄裏，三個男人這一夜的故事。那副線呢？當時她糾結了非常長時間，終於在做南京老歷史功課的時候，看到了南京秦淮河夫子廟，有很多擺棋攤的在賭棋。她就設想出，北平的天橋邊上一個唱大鼓的，南京的夫子廟一個擺棋攤的，一南一北兩個女性。

《雙秤記》成功上演後，朱虹璇近期將完成另一部民國作品，律政戲《庭前》，是以《雙秤記》當中的一位主角——律師郎世鵬為主要人物，寫他和他的妻子，另外一位律師，兩個律師在民國這幾十年當中經歷過的幾場大案，也是寫他們夫妻兩個從認識到一生的故事。

朱虹璇表示《庭前》將會是民國系列的收官之作。「並不是因為沒有故事想接着寫了，其實每天都在克制，有很多東西還是想寫的，但是不想讓自己在舒適區呆著時間太長。所以把第五部寫完了，民國這個系列我就暫時先不寫了。」她表示會去再做點別的，比如《春逝》



◆朱虹璇在小鎮對話上談《雙秤記》創作歷程。
茅建興攝

的音樂劇。「《庭前》也是一個非常適合改編成短集連續劇的一個題材，一集一個案子，所以可能也會去探索一些其他的形式。」

「觀眾看得見」 精心打磨看戲體驗

「觀眾看得見」是2012年成立至今話劇九人裏流行的一句話，每部劇從入場到整個看戲體驗都經過團隊仔細思量。

入場前觀眾拿到的場刊都是精心製作，《四張機》的場刊是一個北京大學日刊，模仿1919年的制式。到了《春逝》，故事發生在中央研究院物理所，場刊就做成物理所的叢刊。到了《雙秤記》，節目場刊就是1933年故事發生那一年南京的真實地圖，上面的一條街、每一條街，每一條鐵路都是設計師親手畫上去的。入場須知，也是演員們以自己角色的口吻錄的觀眾須知，每一部戲都用不同人物來定製。

布景美術方面也尤其下工夫，比如《雙秤記》裏不僅有小的寫實的棋盤，整個舞台的結構也形成一個大的棋盤，背景牆面、窗戶的設計也保留了很多棋盤的元素，每一換幕，就通過一個棋局來寓意主題。舞台上有一盞滾燈，也是劇裏副線的一個線索，世事飄搖，劇中南北之人終因一盞滾燈又在棋攤前相照。轉轉相照，旋轉飛覆，而燈不傾聽。

從觀眾走進劇場開始，聽到的每一首音樂，都是和當時的年代和在劇裏面發生的人物故事是有關係的。每部民國劇朱虹璇都會與孫喬喬合作創作一首主題歌，「話劇九人·民國宇宙」裏已有《聽雨》、《春逝》、《知我》三首歌曲廣為粉絲所熟。2021年話劇九人十周年戲劇月期間，還有粉絲在留言牆上寫道：「九人不止九人，十年還有十年」。



◆《雙秤記》令人回味良久。
烏鎮戲劇節提供



◆《雙秤記》令人回味良久。
烏鎮戲劇節提供

視藝術如「一份正常的工作」

《雙秤記》的五個演員沒有一個是所謂的科班出身，朱虹璇自己從北京大學畢業後也不是就一頭扎進了戲劇行業，而是在很多不同公司工作過。學政治學和經濟學的朱虹璇，看問題的視角，往往不是單純地從一個人物的角度去看，而會更多地去思考社會建構對他產生的影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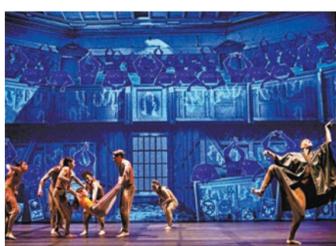
大概因此，朱虹璇從來不覺得自己是搞藝術的。對待創作，比起肆意而為，她有更多的自律與謹慎。在小鎮對話中，她曾談及自己的日常創作：「我規定了今天要交這個東西，我絕對不會晚一分鐘交，所以我肯定是不會拖稿。我會嚴格按照我的計劃往前創作，就像一份正常的工作一樣。」

作為獨立的戲劇創作人，朱虹璇所有作品都出於自己的創作意願，沒有做過太多的委託創作。選擇題材時，她認為更看重的是題材本身是否打動她，而決定要開始執筆，她還要考量創作是否能和之前寫過的作品有一些區別——她不想一直寫一樣的東西。

作為女性創作人，朱虹璇一直關注女性，但她認為為女性發聲並不代表一定要將作品設定為女性題材。在《雙秤記》裏，副線中的兩個女性人物都有比較豐滿的表達。在她的故事裏，每個女性會有她們自己獨立的故事，有女性和女性人物之間的溝通。

新瓶舊酒還是舊瓶新酒？ ——Akram Khan《叢林奇譚》

Akram Khan Company算是香港的表演藝術老朋友了。近十年的《輪》、《思想伊戈：百年春之祭》、《吉賽爾》和《異鄉人》，每每都是Akram Khan舞蹈劇場的粉絲朝聖大會。本屆新視野藝術節的閉幕大戲，就是Akram Khan新作《叢林奇譚》(Jungle Book reimagined)。《叢林奇譚》有個遙遠的血親，原是創作於1894年的英國兒童文學《叢林奇譚》(The Jungle Book，又稱《叢林之書》、《叢林故事》等)。The Jungle Book由印裔英國作家Rudyard Kipling虛構出饒有趣味的森林世界，先是寫出小故事《小泰山》，並於1893、1894年的雜誌上刊出，隨後出版為《叢林奇譚二部曲》。當中最擅長於運用擬人的動物，盛載滿滿的人類道德訓誡。



◆《叢林奇譚》攝影：Ambra Vernuccio

Akram Khan舞蹈劇場《叢林奇譚》更進一步，將老牌童書The Jungle Book的故事，導入廿一世紀人類的挑戰，直接觸碰大自然的反噬。氣候小難民莫格利在海平面上升、人類為生存慌忙尋覓高地之際，與家人失散。時代遍地磚瓦，動物聚在一起組成聯盟，佔據城市中的圖書館、超級市場、政府大樓、敬拜場所。莫格利就是狼群發現的孩子，並被留下撫養，見證野性與人性的大爆發。Akram Khan在《叢林奇譚》的編舞調動大量Art tech舞台效果，如洪水氾濫時的滅頂之災，皆以觀眾與舞台之間的半透明投影紗幕，投射虛擬影像(呈現海水四處傾瀉流竄的總線條)，再配以群舞驚慌逃亡場面。人類與動物之間的追逐，更加插虛擬的射箭狩獵等場景，光影與舞者的形體動作精準配合，觀眾如同置身迪士尼的奇幻森林，不斷看着層層熒光線條

在眼前掠過。《叢林奇譚》下半場，不論情節或表演方式都更迪士尼化。莫格利被實驗室猴子擄走後，被帶到實驗猴的巢穴。猴子因為多見人類，嘴裏不停吐出以前在籠裏聽到的廣告標語和政治豪言，甚至想成為人類。猴子想要莫格利教牠們變成人類，關鍵就是火。舞台上於是出現大量火舌投影，舞群又出動救出莫格利。這時候巨型大象線條投影碩大無比，象徵着大象領袖哈帝，這都出於象群的古老傳說，回到盤古初開森林被創造之時。天地玄黃，創世故事永遠幽遠、雋永。

相對於Akram Khan前幾年的創作如《XENOS》(或譯《異地人》、《異鄉人》)和2019年在法國阿維維藝術節發表的《Outwitting the Devil》(或譯《愚弄魔鬼》、《與魔鬼共舞》)，走合家歡路線的《叢林奇譚》自是老嫗皆懂的故事風格，同時又是Art tech舞蹈劇場的一次全新探索。《Outwitting the Devil》的人魔大戰是典型的東方表演藝術題材，抗爭過程中赫然發現「人類就是魔鬼」。(人類)成魔之路，充滿創世神話的興味。《叢林奇譚》中猴子模仿人類的言行舉止，儼然就是印巴本色舞蹈風格呈現，猴子手部足部的特殊

運動狀態，瘋狂地將自己比作人類。末段升起祭壇般的小高台布置和布昂晃動造成江河洶湧，更是Akram Khan的拿手好戲。《Outwitting the Devil》的小祭壇讓東方跳神儀式等，紛紛派上用場；晃動鋼鐵靈動演繹神神的咆哮、大自然反噬的兇悍。這些都在《叢林奇譚》的ending中傾瀉而出。最後大象步過，萬物歸零，大有早前《DESH》(《源》)中剪紙大象的光影童趣。《叢林奇譚》以手挽式收音機作結，更意味着人類的智慧在天地發光，如同《XENOS》末段崎零人攜帶的行李箱，滿載先輩遍地流徙的辛酸。

因此之故，《叢林奇譚》可謂從兒童文學《The Jungle Book》開始，夾雜迪士尼式青少年冒險故事，再輔以Akram Khan擅長的若干場面調度，把《The Jungle Book》講成Art tech版的《叢林奇譚》。除了飽含對人類損害大自然的批判，也實驗了皆大歡喜層面的Art tech舞蹈劇場。想當然的是，很多Akram Khan粉絲還是挺懷念從前由Akram Khan親自演繹的Akram Khan作品。《DESH》和《XENOS》夫子自道，講上世紀家族如何在第三世界和戰亂中追尋自由，流徙成了幾代人不可逆轉的命運。《Outwitting the Devil》更是世界巡迴之作，恣意張揚東方美學與神秘性。身穿明黃衣袍的女主人公如何隻身遠赴與魔鬼鬥爭的艱難歷程，小小女子挑戰邪惡力量的主題因子與《叢林奇譚》，同出一轍。然而，不論新瓶舊酒還是舊瓶新酒，對老粉絲來說還是心有戚戚焉，期待Akram Khan在Art tech舞蹈劇場與駕輕就熟的編舞邏輯中，拿定主意站穩腳跟。
◆文：梁偉詩

香港弦樂團、香港文聯聯合主辦《一代香港情·弦繫祖國心》音樂會 姚珏率青年精英 以悠揚弦樂與社會同樂

香港文匯報訊 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3周年，香港弦樂團在創辦人及藝術總監姚珏的帶領下，繼月前舉辦《弦音傳承》國慶音樂會及《管頌情·弦樂愛》國慶73周年音樂會後，於12月17日壓軸舉辦《一代香港情·弦繫祖國心》音樂會。音樂會上，姚珏率領一眾弦樂青年精英，演奏著中西文化作品的節目，展現香港青年音樂家的蓬勃朝氣與風采。本次音樂會更特別安排基層家庭及社會上的有需要人士免費欣賞，與社會大眾同慶。



◆《一代香港情·弦繫祖國心》音樂會 主辦方提供

此次音樂會的精彩曲目包括：於香港首演、由羅大佑作曲、艾尼瓦爾·瓦吉丁編曲的經典流行金曲《明天會更好》弦樂版，全球首演、由香港作曲家梅廣劇編曲的中國民謠《戀戀民謠組曲II》，全球首演、由秦詠城作曲、夏良編曲的作品《海濱音詩》，佛里茲·克萊斯勒作品《前奏與快板》，以及安東寧·德伏扎克的作品《E大調弦樂小夜曲，作品22》。音樂會希望以優美樂曲展現香港在祖國的全力支持下，群策群力、眾志成城的精神，讓「東方之珠」更加閃亮，攜手迎來更美好的明天！

除了音樂會外，香港弦樂團還精心炮製了多個「加料」節目。其一是以中國民謠《茉莉花》拍攝成音樂視頻，具有濃郁中華傳統文化韻味和香港特色的影片在12月17日的音樂會上首播後，將上載至不同社交平台。樂團亦準備了《姚珏分享視頻》，記錄了小提琴家姚珏與香港的音樂情緣，稍後將上載至各大社交平台。從一個留美的藝術工作者，回歸來到香港，結婚生女，傳藝育人，姚珏的人生是與回歸後的香港一起成熟，她希望透過視頻中的分享，為年輕的朋友們帶來更多的啟發。而姚珏亦將於12月30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蔣震劇院舉辦《弦樂大師班》，大師班同時將錄製成視頻並上載至社交平台。

京韻史詩《鐘鼓樓》登舞台

香港文匯報訊(記者 馬曉芳)原創京味話劇《鐘鼓樓》早前在北京保利劇院溫暖上演。該劇由著名作家劉心武的茅盾文學獎獲獎同名小說改編而來，攜手新京味兒導演黃盈等主創，將北京地標建築鐘鼓樓置於舞台C位，劇中40年前鐘鼓樓下的平凡人平凡事，碰撞40年後新時期鐘鼓樓的再創造，方寸中遍人間煙火，瞬息中遙望時間洪流。原創戲劇《鐘鼓樓》是劉心武的同名文學作品第一次被搬上話劇舞台，作為劉心武的首部長篇作品，首次出版於1985年11月，同年獲得第二屆茅盾文學獎。

小說講述了北京鐘鼓樓跟前一座四合院裏的故事。一塊小金錶、一場婚禮是它長長的引線，帶我們一同回到1982年12月12日那一天。短短十二個小時，我們可以在這裏看見形形色色的人穿行於時而重疊、時而疏離的時空網絡之間，充分展示了上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北京的生活和社會變遷。小院居民的人生故事巧妙穿插，全景展現了改革開放初期北京朝氣蓬勃、萬物復甦的嶄新面貌。全劇向觀眾傳遞一種歷史傳承感：「過去已成為過去，但是，正是這些歷史中樸素的溫暖造就了我們今天的美好」。「時間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圈」這句台詞恰恰也印證了這場跨越時間的接力。導演黃盈說：「我嘗試在舞台上畫三個圈，在1982年12月12日這一天，讓大家反覆觀看同一時空下不同人物生命的可能性。之後繼續把時間線往前走。希望大家走進劇場感受，時間既是圈又是直線的舞台呈現和我們今天的生活有什麼關係。」據悉，正在建設「戲劇之城」的北京東城區正是京味接力的跑道，東城區將「戲劇之城」建設發展融入城市管理體系中，引導「戲劇之城」建設在全域範圍內多元發展、均衡布局，從「戲劇東城」到「大戲東望」再到「戲劇之城」，已重點扶持了《十年》《威廉與我》《速記員》等61部市場票房和社會反映俱佳的優質原創劇目。